

诗书相酬亦相知

胡调元与端方的交往

■陈增奎

瑞安市文史委辑《瑞安文史汇编·瑞安文史资料——三辑》第13页下方“补白”载：端方任两江总督，颇附庸风雅。时瑞安胡榕邨（调元）以进士任金坛知县。其吊岳墓诗有联云：“东窗夫妇谋三字，南渡山河剩一丘！”端大激赏，即日授意苏藩：移知宝山。

笔者在点校胡调元文集、撰写其年谱时，走访其族中后人，亦有此说：“调元公见了端方，马上就被派到宝山当知县。”

历史上的事实又是怎样的？胡调元的诗文透露出的信息，表明事实可能没有这么轻松。



胡调元像（载自瑞博藏《补学斋文钞》）



端方官服像

黄绍箕或是牵引者

端方（1861—1911），字午桥，号陶斋，满洲正白旗人，是清末重要大臣和著名金石学家。端方 1882 年中举，1889 年开始做官，因工作勤勉，仕途顺利。1898 年，端方在戊戌变法中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督办，全身心投入新政改革，但因变法失败被革职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 年），八国联军占领北京，慈禧和光绪帝出逃陕西。时任陕西按察使、布政使，并代理陕西巡抚的端方，因接驾有功，调任河南布政使。1906 年，端方作为考察团成员出洋考察，回国后继续参与国家改革，历任湖广、两江、闽浙等地封疆大吏，推进洋务和新式教育。

胡调元（1859—1927），幼名元燮，字榕村，浙江瑞安人，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举人，二十年进士，次年以县令分派江苏“需次”。1899 年至 1904 年，因父母故去在家丁忧。1905 年冬至次年秋代理金坛县令九个月，之后又回到苏州等待派缺机会。

也就是这个时候，端方来了，出任两江总督。

端方是清末重臣，胡调元只是候缺县令，地位悬殊。他们此后有较多交集，黄绍箕或在其中发挥一定作用。胡调元丁未（1907）五月《上两江制府端尚书书》云：“调元，浙之瑞安人也，少游于黄漱兰通政父子间，尤于通政执弟子礼有年。甲辰之夏，仲弢方回里，展视松楸。其时宪节由鄂移吴，屡以电来，招之使往。调元亦拟随行，时值读礼未终，因循不果。武进费忆怀编修，为辛卯乡闹座师。之数公者，与大帅并称雅故，而调元猥以渊源推暨故，亦亟亟焉怀愿见之诚。”

黄漱兰即黄体芳（1832—1899），浙江瑞安人，同治二年（1863）进士，官历翰林院侍读学士、内阁学士至兵部左侍郎，素以峭直刚正著称，同光间为京朝清议之冠。黄绍箕（1854—1908），体芳子，字仲弢，号鲜庵，晚清时期重要官员和学者。据刘思文、孙泽仙《黄绍箕交游考略》载，黄绍箕与端方为金石同嗜之交，他们在金石书画上多有切磋交流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黄绍箕、李葆恂、梁鼎芬与王闾运四人受端方之邀，鉴赏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铜器。端方颇欣赏黄绍箕之才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，黄绍箕从湖北归里省亲，端方将秦权铭拓本及跋语，通过黄绍箕给孙诒让审定，跋中云：“权所刻始皇二世诏文，黄仲弢学士、李文石观察各有诠释，仲弢说尤精确，皆发前人所未发。”同时，他们在诗词、政治上均有所沟通。《黄绍箕集》收录一通 1895 年夏端方写给黄绍箕的信札，端方在落款中自称“如弟”，说明他们有着极深密的交情。

端方与黄绍箕的关系，黄辞世后被胡调元写入挽联：“儒林清望，皆以窦东皋、朱笥河相推，即兹家学渊源，父作子能承，一代宗风江夏胄；师友平生，殆惟张南皮、端浚阳最契，莫问京华冠盖，人趋公独避，十年憔悴武昌城。”联中张南皮即清末名臣张之洞，端浚阳就是端方。

胡调元师事黄体芳，和黄绍箕又是孙衣言治善祠塾同窗，交往频密，这从胡调元的诗文中可知。黄绍箕当与胡调元谈起过端方，胡对端方在其莅苏之前已多所了解。也正因此，甲辰（1904）夏，黄绍箕请假三月回乡扫墓，端方数次来电招他入幕，胡调元说自己原也打算跟着去，只是丁忧“读礼未终，因循不果”。这次胡调元没去成，黄绍箕似也没入端方幕府。据胡调元诗《陈墨农祖绶经敷祖论昆仲两大令，招集揖峰亭，同坐有黄仲弢学士绍箕、孙仲容比部诒让、王雪牧大令岳崧、同年项申甫太守崧，予亦与焉，为赋诗以纪》小注可知，黄绍箕“先还朝”；而俞天舒编《黄绍箕先生年谱》载，黄先去了武汉，不过七月就北上京师，任编书局监督。这年，端方由湖广总督代任两江总督，冬时调任湖南巡抚。

费忆怀（念慈）（1855—1905），江苏武进人，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进士，是胡调元乡试座师，与胡调元多有诗文酬和。

黄家父子及费与端方是故交好友，跟胡调元也很有渊源，胡在致端方的书信中因此提及他们。或许是这一层的关系，他们的初次相见，自然有了某种亲近感。而此时，黄体芳和费忆怀均已过世，黄绍箕应是其唯一的中介者。

二请题碑赞诗才

据《上两江制府端尚书书》载，1907 年暮春三月初，胡调元去南京拜见端方。此前黄绍箕有没给他们牵线、胡见端之前有没沟通过已无从考据，个人揣测是事先已联系沟通过的；否则，越过苏州府，哪有那么容易见面的。总之，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，他们见上了，且不止一次。见面时，胡调元少不了要对自己作一番介绍，并呈上了自己的诗稿。他的《补学斋诗钞》二卷本刚梓行。拜见中，端方对其“奖掖有加”。《上两江制府端尚书书》中没说“奖掖”的是哪方面，其中或包括对其诗作《岳少保墓》中的句子“东窗夫妇谋三字，南渡山河剩一丘”的赞赏。

或许此前黄绍箕已有推介，加上这次面对面的交流，还看了诗作，胡调元的诗才和学识获得端方的赏识。第二天，他派人送来自己收藏的《颜鲁公残石》手卷，请胡题诗。胡调元在手卷上题七古一首。手卷中已有不少名人题诗，手卷归还后，胡调元心里很是“惴惴”和“不安”。再过一天，端方又派人送来《天发神讖碑》请他题诗。这无疑表明端方对胡此前题诗的肯定。这次胡调元题了绝句四首。初十日，端方再次召见胡调元，又对他作了一番夸奖。这时，他们是上下级关系，或许还有诗书相知、金石相契的友朋关系了。胡调元两次题诗如下：

颜鲁公书《和州刺史张敬因碑》，今存者仅二十餘字，端浚阳尚书以拓本装一手卷命题

俗书纷纷何足算？和州残碑仅一段。想见鲁公下笔时，浩气千年自相贯。唐家莫讳安史乱，文士浯溪类点窜。二十四郡男儿谁？平原太守为之冠。即如刺史张敬因，史传无从事迹按。要之其人非凡庸，不然岂屑轻挥翰？

东坡昔赋石鼓文，存字无多惜中断。此碑零落得毋然，天为尚书供珍玩。雪窗萧瑟夜将半，公徐嗜古常对案。门外雷电欲取之，中有蛟螭能御捍。

浚阳尚书复以《天发神讖碑》命题，敬赋绝句四章

皇字华文露一斑，孙吴立石记岩山。侈谈符瑞真堪噱，终见黄旗紫盖还。

尚书此本古无多，仿佛尊经阁下过。持问当年翁学士，较量尺寸竟如何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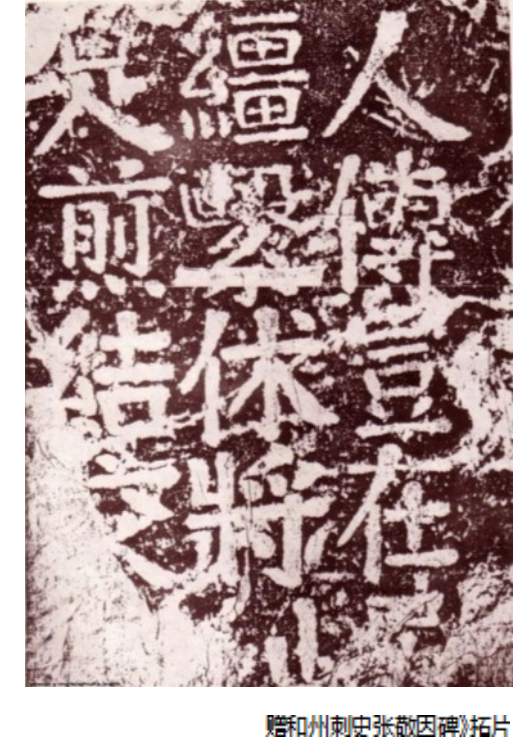
江亭回首雪花飞，良夜评碑黄鹄矶。一样陶公怀旧感，武昌柳色故依依。

西来怪体兢佞卢，国粹思凭只手扶。多事新亭名士慨，江东自有管夷吾。

《补学斋诗钞》卷三胡在第二首诗后小注：“翁覃溪学士曾到尊经阁下，手量是石，以定尺寸。”翁覃溪即是翁方纲，清代书法家、文学家、金石学家。第三首诗后小注：“尚书别号陶斋，又号陶公，鄂人士为筑陶公亭于江上，以志去思。甲辰冬，尚书移节湘中，重过是邦，乃于雪夜广集名流，即就陶公亭置宴评碑。尚书亲为制序，并绘图以志。”

据有关资料载，端方旧拓本颜鲁公书《和州刺史张敬因碑》现藏故宫博物院。

后来的民国《瑞安县志稿·人物门》和 2003 版《瑞安市志·人物传略》“胡调元”条对此事均作了记载。



《和州刺史张敬因碑》拓片